

20世纪40年代老舍说:“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说过这话之后,他写了《四世同堂》,大赤包、冠晓荷、蓝东阳、李空山……一个比一个无耻,群魔乱舞,但是小说本身悲情洋溢。

《四世同堂》之后,老舍就没什么写“最悲的悲剧”的机会了,直到1956年“百花年代”。这一年,他写了《茶馆》。庞太监、马五爷、大小唐铁嘴、大小刘麻子、大小二德子、大小吴祥子、大小宋恩子……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直写到1948年,再一次群魔乱舞,比《四世同堂》闹得欢腾。

现在离老舍写《茶馆》、焦先生排《茶馆》,五十多年过去了,整整一部《茶馆》的时间跨度,于是又有了这三十九集的电视剧《茶馆》。近日,老舍之子舒乙接受星期柒新闻周刊专访,谈了《茶馆》自其诞生后的命运变迁。据披露,其实,老舍在创作《茶馆》时也发过愁,因为解放后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而此后五十年间《茶馆》长演不衰,还是因为它展示的社

会百态图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logo。假如老舍活着,这杯老茶会如何泡?



1958年由焦菊隐导演的《茶馆》集合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演员

老茶新喝:假如老舍活着

□快报记者 陈曦

本是“应景之作”

“《茶馆》遭遇坎坷,它的遭遇是我国政治史的反映,可以说是新中国文艺史的一个缩影。”据舒乙回忆,《茶馆》的创作背景是1956年的“双百方针”,在此之前,老舍还写过一个剧本《秦氏三兄弟》。此剧以秦家三兄弟的人生轨迹串连起四个年代: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和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战争。

老舍有个习惯——给大家读剧本,看到有人皱眉就拿回去改,先给北京人艺的党委成员读,再扩大到全体成员。《秦氏三兄弟》初稿完成,老舍把剧本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听。这几个人是当时人艺的几个大头,一心想把北京人艺弄成莫斯科艺术剧院,把这看作是他们的共同理想。可惜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到了文革就彻底乱了。

当谈到第一幕第二场“北京裕泰大茶馆”这一幕时,曹禺突然站起来说道“classic(经典)”。后来大家建议以这一场为基础单独发展成一个戏,以小见大,用茶馆做背景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老舍来自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的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市民生活是他最熟悉的,从小说而戏剧,这一线始终未变,即使是以英国为背景的《二马》也充斥着活灵活现的北京市井气息。他听到这一建议时十分兴奋:“茶馆那场里的每个人我都能给他们批八字。”写作过程中,老舍也发过愁,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又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有人建议说可以不写。这个问题一解决,老舍就回去了。三个月后,《茶馆》诞生。

导演焦菊隐,是北京人艺的灵魂人物,因此第一版《茶馆》也被称为“焦版”。焦版《茶馆》汇集了当时人艺乃至中国最好的演员——于是之、林连昆、郑榕、英若诚、蓝天野,英若诚也是英文版《茶馆》的翻译者。焦菊隐组织全体演员查阅有关资料,请专家和熟悉北京历史风情的老派人讲解三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和世俗民情。演员们还寻访了当年北京尚存的几处旧式茶馆,现场体验生活,扮演庞太监的童超找到了当时京城仅存的一个老太监,蓝天野就去找资本家,林连昆去监狱体验。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这次复演尽管几乎没有宣传,还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爱好话剧的周恩来总理也来看了,他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但随着形势急转而下,报纸不让发表,人艺自个儿撇了《茶馆》。”

“文革”初,《茶馆》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老舍先生被诬陷为反动文人和黑线人物。先生威武不屈,自尽于太平湖。

文革后,1979年,为了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茶馆》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用原班人马演出了第一幕。据舒乙回忆,2月3日晚上,首都剧场“沸腾”了。二十多个演员,每出来一个便引发场下欢呼喝彩,不绝于耳。虽然只演出了第一幕,观众见到演员像见到亲人般欣慰。大家没想到,经过十年动荡,这些演员竟然都活了下来,还能在舞台上为大家演绎那些熟悉的角色,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同时,《茶馆》走出国门,也为中国话剧赢得了世界声誉。

复演生硬“加红线”

1963年,《茶馆》终于恢复演出,这一版中,一向对艺术上、唯美观点的焦菊隐大力气落实“加红线”。

“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

新整理出的学生戏很快打印出来,依次糅进演出脚本中。

“比如加入了常四爷给学生送水的情节,比如给秦仲义加了这句话:‘你告诉大家,我仗着年轻气盛,还想富国裕民。可是真给人家说中了,外国人伸出一个小手指,就把我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当年老舍也发过愁,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又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有人建议说可以不写。这个问题一解决,老舍就回去了。三个月后,《茶馆》诞生。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不知道老舍看到这类文章有何感想,但是,老舍的不舒服是可以想象到的。不过,跟以往一样,他对这种“批评”基本上持回避、沉默的态度。

这次复演尽管几乎没有宣传,还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爱好话剧的周恩来总理也来看了,他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但随着形势急转而下,报纸不让发表,人艺自个儿撇了《茶馆》。”

“文革”初,《茶馆》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老舍先生被诬陷为反动文人和黑线人物。先生威武不屈,自尽于太平湖。

文革后,1979年,为了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茶馆》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用原班人马演出了第一幕。据舒乙回忆,2月3日晚上,首都剧场“沸腾”了。二十多个演员,每出来一个便引发场下欢呼喝彩,不绝于耳。虽然只演出了第一幕,观众见到演员像见到亲人般欣慰。大家没想到,经过十年动荡,这些演员竟然都活了下来,还能在舞台上为大家演绎那些熟悉的角色,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同时,《茶馆》走出国门,也为中国话剧赢得了世界声誉。

少年子弟江湖老

1992年7月16日,焦版《茶馆》在首都剧场“绝唱”谢幕,黄票被炒到300元一张,当时北京市的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是283.5元。剧场内外众多戏迷一直伫立着,散场仍不舍离去。剧终谢幕时,剧场完全淹没在暴风雨般

的掌声和激动的泪水中。几个观众跳上台,拉开一条横幅——“戏魂国粹”。这次演出,是《茶馆》首演以来的第374场。

那一次老舍来看重排的《茶馆》,没多说什么话。演出后,当年底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周瑞祥只听到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红线问题: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舒乙说,看完重排后,父亲回到家里话不多。

这次复演尽管几乎没有宣传,还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

“爱好话剧的周恩来总理也来看了,他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但随着形势急转而下,报纸不让发表,人艺自个儿撇了《茶馆》。”

“文革”初,《茶馆》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老舍先生被诬陷为反动文人和黑线人物。先生威武不屈,自尽于太平湖。

文革后,1979年,为了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茶馆》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用原班人马演出了第一幕。据舒乙回忆,2月3日晚上,首都剧场“沸腾”了。二十多个演员,每出来一个便引发场下欢呼喝彩,不绝于耳。虽然只演出了第一幕,观众见到演员像见到亲人般欣慰。大家没想到,经过十年动荡,这些演员竟然都活了下来,还能在舞台上为大家演绎那些熟悉的角色,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同时,《茶馆》走出国门,也为中国话剧赢得了世界声誉。

少年子弟江湖老

1992年7月16日,焦版《茶馆》在首都剧场“绝唱”谢幕,黄票被炒到300元一张,当时北京市的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是283.5元。剧场内外众多戏迷一直伫立着,散场仍不舍离去。剧终谢幕时,剧场完全淹没在暴风雨般

的掌声和激动的泪水中。几个观众跳上台,拉开一条横幅——“戏魂国粹”。这次演出,是《茶馆》首演以来的第374场。

那一次老舍来看重排的《茶馆》,没多说什么话。演出后,当年底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周瑞祥只听到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红线问题: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舒乙说,看完重排后,父亲回到家里话不多。

这次复演尽管几乎没有宣传,

□快报记者 陈曦

“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是《茶馆》里流传非常的一句台词。

7月29日晚,电视剧《茶馆》在央视八套落幕。还好,没越改越凉。恭喜叶广芩、杨国强编剧,不愧是高手,编得丝丝入扣,对原著保持了充分的尊敬,新《茶馆》在北京化、时代感方面,成为同类剧集(尤其是近年来老舍作品改编剧集)中的佼佼者。

《茶馆》第二版的旗帜交到了林兆华手中。1992年,于是之便建议导演林兆华重排《茶馆》。林兆华原本计划的演员阵容是姜文、李雪健和葛优,但最终没有完成,观众后来看到的是濮存昕(饰常四爷)、梁冠华(饰王利发)和杨立新(饰秦二爷)。

林版《茶馆》的场景有了大变化——兴盛的大茶馆一开始就是一片危楼,而最大的争议还在结尾,焦版《茶馆》以王利发拿着秦二爷的围巾走向后台结束。而在林版中,又加了一小段:国民党党棍沈处长乘坐美式吉普得意地宣布茶馆已归他所有,并用一连串的“好”回答随从的建议。王利发从容地吃完花生仁,拿起围巾,走向后台。过一会,唐铁嘴惊叫:“那老头,他怎么上吊了!”沈处长依然漫不经心地道:“好!”支持者认为这样的改动更加有意味,反对者则认为,这种处理过于诙谐,破坏了《茶馆》的悲剧意味。

2004年,林版《茶馆》迎来了《茶馆》500场纪念演出。

2008年,是《茶馆》首演五十周年,首都剧场贴出的海报上仍然写着:编导——老舍,导演——焦菊隐、夏淳,复排艺术指导——林兆华。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艺术如何演化,创新如何进行,《茶馆》已经成为一个文化

log,年复一年在首都剧场开幕、落幕。

曾写过《前门楼子九丈九》的杨国强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老舍相当熟悉。作为电视剧《茶馆》的“二稿”编剧,他表示,这次改编没丢老舍的魂,而是坚持认为,25集左右比较合适。

杨国强:我对得起老舍先生

“专拍大戏”的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不差钱”,一开始就是冲着做类似《红楼梦》《三国演义》那样的“第五部大戏”来的。请来的编剧是高寿,土生土长的京味作家。叶广芩是满族,叶赫那拉氏,族里出过五个皇后,满清贵族的那些事儿在她笔下信手拈来。演员是一色的京城大腕。演秦二爷的谢钢是谢添的儿子,谢添是1982年电影《茶馆》的导演,难得的是,30年没露面的周里京也现身了。80后和90后或许对周里京不太熟悉,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周里京红极一时,是当时的“影视一哥”,人红身退,这些年来一直在电影学院做老师。《四世同堂》看的是热闹,但让操着一口广东话的元秋演大白包就让更多人看不入眼。京味足了,首先这点让别人无可非议。虽然也有老戏迷觉得“龙太监说一口保定话”听着别扭,但因有“保定太监”这说的,倒是能解释得过去,离北京也不太远。舒乙也觉得,这么多老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里,《茶馆》是他最满意的。

其实,话剧和电视剧还是很不同的。相比人艺舞台剧《茶馆》的各种夸张造型,相比老舍原著的各种夸张台词,电视剧《茶馆》大大地收敛了,它温情而又缠绵。人物的形象,温润有余了——王利发没有了商人的市侩气和小心眼儿,常四爷一股知识分子派头,刘麻子不再大鸣大放地冒坏水儿了,连庞太监为找丢了的“小少爷”也“父爱”满满了。

其实呢,一万八千字的原著,兑成

三十多万的剧本,三十多小时的电

视剧,像现在这样,故事合情合理,演技入木三分,确实已经不容易了。只

是,这么好的编剧和演员,如果再多

照顾一下原著的精神内核该多好,咱

能不拍这么长吗?

《茶馆》由“专拍大戏”的

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曾

为诸多央视大剧担任制片的李

功达是该剧的制片人。他承认,

拍这部戏他们是存了点小小

野心的。

李功达:喜欢老舍先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开始写戏,所以他

是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

的作品靠近人民群众,靠近老百

姓,这个特别好。

李功达:能不能传世不知道,

但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了解经典、

表演功力上还是有差距。

□快报记者 陈曦

叶广芩:
25集左右更合适



电视剧《茶馆》由具有深

厚京味文化根底的作家叶广芩

担任该剧的第一稿编剧。她初

稿写了20多集,对于最终出现

的这样一部39集的长篇电视连

续剧,她基本上还比较满意,不

过还是坚持认为,25集左右比

较合适。

杨国强:有人质疑电视剧注水。

杨国强:老舍的作品要改成电

视剧都得注水,否则篇幅不够,《茶

馆》剧本才一万多字,一集电视剧的

剧本就得一万四千字。我觉得

《茶馆》剧本是大米,电视剧是米

饭,要把大米做成米饭就得注水,

但是水多了就成了粥了,少了就变

得,正好这儿才行。现在,电视剧《茶

馆》没让人大骂,大伙儿都接

受,我就松了口气,我没有糟蹋《茶

馆》原著,对得起老舍先生。

李功达:改编老舍的剧作最

大的难度在哪里?

杨国强:老舍的作品是这样,

如果你不熟悉,一百年也改不出

来